



生活小景

追光草

□陈文祥

花草,花草。从字面上看,花与草,应该形影不离形同姐妹,有花,便有草。可现实中,爱花者众多,爱草者寥寥。

但有这么一种草。不但常常登上大雅之堂,还有人视如大宝,宠爱有加。

这草,有个很值钱的名字,名曰铜钱草。铜钱草,又称香菇草、圆币草,是一种常见的室内观叶植物。一花不花,普普通通,平平常常。叶片呈圆形盾状,如一枚铜钱,被长长细细的柄举在头顶。一盆铜钱草,仿佛一群绿衣女模特,打着油纸伞,定格在舞台上。小风一吹,舞姿翩翩。

虽一身披绿,但,绿得热烈,绿得美丽,绿得阳光,绿得青春。“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从不寂寞,从不烦恼……”

天生“草”命,铜钱草天不怕,地不怕。遇风追风,逢雨追雨。水里,能生长。土里,也能生长。干就干,湿就湿,从不挑肥拣瘦,无需哄和捧,风霜雨雪皆从容。勇敢,随和,倔强地向上生长。

凤凰涅槃、烈火重生的性格,让我更爱铜钱草。平时,主人不娇不惯,无所谓。不理不睬,也没关系。蹲在遗忘的角落,十天八日主人不瞧一眼,我照样生长。当铜钱草“头发”长了、乱了,主人手持剪刀“咔嚓”几下,将铜钱草剃了个大光头。假以时日,残存的一团乱麻似的根,春风吹又生,一盆新生的铜钱草,又潇潇洒洒、生龙活虎地出现在我面前。剪了一茬又一茬,绵绵不绝。如此这般顽强的生命力,让多少娇滴滴的花儿们为此汗颜?

铜钱草,陪我已多年,原以为一家人了,我对它了如指掌。万万没想到,它身上还有一种自我追光功能,我竟浑然不知,甚是惭愧。

那天,我去朋友老祁办公室。暖暖的阳光,透过东边窗户照进室内。光线打在一盆青瓷盆里的铜钱草上,明亮亮的绿,能歌善舞似的讨人喜欢,小鸟依人般静静地依偎在他对面的电脑旁。我痴痴地左看右瞧,开心得没完没了,仿佛欣赏一幅名画。

老祁忙完手头工作走过来,笑着叫我让一下,并请我坐到旁边条椅上。他走到我刚才坐的地方,双手捧着这盆铜钱草,轻轻地转圈。我非常好奇,一脸蒙圈。

老祁大学学的专业与花卉种植有关,窗台上一盆盆花,全是他的杰作。我便问老祁,这花盆转圈图什么道道?老祁呵呵一笑,你刚才没看出来,这盆铜钱草,头全朝东歪吗?那是朝阳久了的原因。你转一下,过一两天,就全直起腰来了。所以,隔几天,就要转下身,铜钱草造型才能始终保持美丽。否则,又会弯向朝阳一面。

我愕然,铜钱草,你是向日葵兄弟吗?会追光,有灵性,默默无闻冲破黑暗,向阳而生,追光而长,积极向上,追求正能量。简直太神奇了。我想,一草,尚且如此自强。我们芸芸众生,不更应该追求这样的活法嘛!

亲爱的铜钱草,允许我这样亲昵地称呼你:追光草。

追光草,有人疼。追光人,更可爱。

水乡风情

西唐的每一寸泥土、每一缕炊烟、每一声乡音,都刻着我的童年,装着我的思念。

西唐印记

□张峰

总有人问我,你说的西唐,是不是浙江那个飘着油纸伞香气的古镇?我总会笑着摇头,我的西唐在家乡平原的郭墅镇上,是被麦浪与稻花香浸润的村落。

村落里藏着一间小小的学校,家父便是那里唯一的先生,“四级同一塾,语数皆赖卿”是最真实的写照。那间不足二十平方米的教室,木窗棂透进细碎的阳光,黑板上的粉笔字写了又擦,擦了又写。家父既要教一年级孩子拼读,又要给四年级学生讲解加减乘除,手里的教鞭在不同年级的课桌间穿梭,忙碌却有条不紊。我们这些孩子捧着磨破边角的课本,在琅琅书声里认识世界,那些带着粉笔灰味的汉字与数字,成了童年最鲜活的启蒙印记。

走出学堂,记忆里的西唐最醒目的是村口那座小桥,十里八村的人都称我们村落为“西桥口”。桥身是水泥砌成的,桥面经日晒雨淋已有些斑驳,却承载着全村人的烟火气。一到夏天,这座小桥就成了天然的乘凉地。傍晚时分,大人们搬着竹椅、扛着凉席往桥上凑,你挨着我、我挤着你,摇着蒲扇闲话家常。风从河面吹过来,带着水汽的清涼吹散一天的燥热,大人们的谈笑声、孩子们的嬉闹声,伴着潺潺的河水声,一同融进西桥口的暮色里。可惜这座藏着无数热闹与安宁的小桥,如今已随时光推移不复存在,只留这些画面在记忆里鲜活如初。

夏天的西唐,是晒场的天下。麦子收好后,全村的晒场就成了最热闹的地方。金黄的谷物摊在竹席上,像铺了一层阳光。大人们戴着草帽,用摊耙子翻晒粮食,汗水顺着脸颊淌进泥土里,瞬间便没了踪影。我们这些孩子最爱的,就是在晒场边的草垛里打滚。草垛软软的,带着麦秆的清香。玩累了就躺在草垛上,看蜻蜓在谷穗间飞舞,听蝉鸣一声高过一声,阳光透过麦秆缝隙洒下来,在脸上投下斑驳光影,不知不觉便睡着了,梦里都是麦香萦绕。

当暮色完全笼罩村落,西唐的夏夜便被萤火虫点亮了,晚饭过后,大人们搬竹椅坐在门口乘凉,燃着蒲叶驱蚊子,摇着蒲扇话家常。我们拿着玻璃瓶,在田埂边、墙角下追捉萤火虫。那些小小的灯笼忽明忽暗,像天上的星星落在人间。我和小伙伴比赛谁捉得多,玻璃瓶里的光越来越亮,笑声也越来越响。那时候的夜空真低,星星真亮,仿佛一伸手就能摘到一颗,连同那些美好故事,一同装进我的童年。

后来我出去上学,离开了西唐。大学毕业就去苏南打工,在生产线的轰鸣里、出租屋的微光中,总想起家里的烟火气。兜兜转转好多年,终究放不下心底的牵挂,最后回到县城安家。在县城,我见过不少热闹街巷、精致公园,却都没有西唐的温度。西唐的美从不是刻意装扮的景致,而是刻在骨子里的亲切,是晒场边草垛漫出的麦秆清香,是西桥口桥沿上被手摸得光滑的水泥触感,是父亲教案上密密麻麻的文字。

如今的西唐已合并到唐城村了,从前雨天一脚泥的土路,现在都铺成平整的水泥路,直通家门口,老小桥没了踪影,热闹劲儿也淡了好多,大部分人家搬去城里,孩子们跟着去读书,只剩守着老屋的老年人。听乡亲们说起这些时,我心里既有欣慰也有怅然,欣慰的是西唐在新农村浪潮里换了新颜,怅然的是那些热闹的场景难再寻。可转念一想,那些藏在时光里的童年印记,半点也没被冲淡,就像西桥口桥下的河水,依旧潺潺流淌,就像父亲讲过的故事,还在记忆里清晰如初。

郭墅西唐,这个普普通通的村落,不是别人口中的烟雨古镇,却是我心里最温暖的家。西唐的每一寸泥土、每一缕炊烟、每一声乡音,都刻着我的童年,装着我的思念。无论我走多远,只要想起,心里就充满力量。因为我知道,总有一个地方在等着我回去,那里藏着我最纯粹的快乐,装着我最牵挂的亲人,留着我永恒童年。



流年碎影

乡村锣鼓

□宣江

20世纪60年代末,村里组建了一支文艺宣传队,队员是本村爱好文艺的青年人和少数刚刚从南京、无锡来的知青,他们吹拉弹唱、敲锣打鼓,各个方面都有一技之长,下地能干活,上台能唱戏,是一支以工分计酬半脱产的业余文艺小分队,一般在冬月农闲集中排练,自编自演,主要有快板、相声、三句半、表演唱等文娱形式,很受乡亲们的喜爱。

为了保证时效,队员们自带粮食和被褥集中宿食于村里闲置的粮库,那里空间很大,生活起居与排练场地相对独立。大家和睦相处,切磋演技,教学相长,统一作息,纪律严明,晚上停电时就挂上汽油灯,早睡早起,背台词、练唱功、拉抬腿脚。宣传队集中活动的目标是迎接即将来临的春节期间慰问演出和迎春文艺汇报演出。

经过一个多月日夜刻苦排练和村领导的最后逐一过堂审定,每个单项演出节目成熟定型。大年初一清晨,全体队员准时在村部集合,由民兵营长领队,开始一年一度的春节慰问活动。队员们都是一身崭新的穿戴,喜气洋洋,三十多人的队伍纵向前行,两面彩旗开道,一路鸣锣击鼓,吸引村民们沿途喝彩,整个村庄沉浸在一片祥和喜庆之中。宣传队按既定的名单逐户登门,分别在各家屋场上以荡花船、挑花担、扭秧歌、打腰鼓等形式对主人表示新春的慰问与祝福,递上“光荣人家”的大红条幅和政府的慰问信,传递社会拥军优属的温情。主人捧出早已备好的糖果分给每位队员和前来围观的邻居乡亲,老少同欢,其乐融融。中午,全体队员在该组准备就绪的一户村民家吃饭,土肴村酒,很是丰盛。饭后,队场上锣鼓声起,村民们自带板凳,兴高采烈地从四面八方涌来观看广场文娱演出。

那年代都是每年冬季征兵,适逢宣传队集中期间,队里抽调十几个队员组成锣鼓乐队,先往入伍对象家里送通知书,过几天再将新兵送到乡里,集中出征从军。

三四天的慰问结束后,要例行举办一场文艺汇报演出。大年初五晚上,远近的村民们闻讯来到村里的大会堂观看汇演,演出现场人头攒动,队员们热情饱满,震耳欲聋的开场锣鼓铿锵豪迈,锣鼓手们交替打着鼓,一会儿激越如骏马奔腾,一会儿舒缓似行云流水,有效地渲染烘托起热烈而喜庆的开演氛围,气势非凡。队员们一丝不苟的精湛演技也博得阵阵喝彩和掌声。

没过多久,村里决定排演现代京剧样板戏,剧中演员就以原宣传队队员为基础,再面向全村择优挑选。这样一来,就是重新成立了一个角色明确、分工精细的剧组。演出设备也从质到量得以更新和提升,仅打击乐器一类就添置了堂鼓、渔鼓、吊钵、板锣等。根据剧情需要,打击乐与管弦乐、弹拨乐、吹奏乐同场献艺,彼此交融。

经过大半年的刻苦排练,一出字正腔圆、中规中矩的现代京剧大戏终于在村民们的热切期待中登台亮相,并且一炮走红,名震四方。

时至几十年后的今天,乡村锣鼓已与我们渐行渐远,却时常在我的记忆深处震荡回响,它雄浑豪放,激情澎湃,催人奋进,是一部时代精神与生活情趣的交响乐章。

